卡车司机的自述

王永成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卡车司机的自述

阴森恐怖的西屋夹道……（1）

妈妈讲的鬼故事……（11）

月光下窗户上的怪影……（19）

半夜出现在外屋的陌生人……（27）

洋妞家里闹鬼了……（37）

白发老奶奶的故事……（47）

抓到了狗特务……（57）

小院里挖出了十二支手枪……（69）

我妈被带走了……（77）

妈妈的表姐我的表姨……（85）

我当上了“飞虎队”的“司令”……（93）

天无绝人之路……（103）

地底下嘤嘤的哭声……（111）

一本没头没尾的书……（119）

半夜里的琴声……（129）

国民党电台的台长……（137）

暖暖的矿区小店……（147）

炕嫂怀里胖胖的“小鸽子”……（165）

永生难忘的一个夜晚……（183）
“把钱还给我”……（191）
体育老师成了反革命……（199）
洋妞的爸爸……（207）
两个特务和一部电台……（215）
恶霸地主的儿子……（223）
我当上了卡车司机……（235）
太平间看守人戏解《红楼梦》……（243）
大土炕上只有我和炕嫂两个人……（253）
往太平间里送死人的女护士……（265）
洋妞死而复生……（273）
七号太平间里的女尸……（281）
太平间里的绿毛鬼……（289）
我被开除了……（301）
妈妈的摇蓝，小山羊的菜园……（309）

阴森恐怖的西屋夹道

我第一次看见鬼是在我十二岁的时候。那是一个冬天。那天我放学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蒙蒙黑了。我妈还没有回来。我一边写着老师留的家庭作业，一边等着我妈回来。我等啊，等啊，等了很久。我的作业都写完了，肚子也饿得嗷嗷直叫了，可是还不见我妈回来。

天完全黑下来了。

那天的风挺大，把院子里门廊上的电灯刮灭了。

院子里漆黑漆黑的。

整个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听着外边呼呼的风声，我的心里有点儿害怕。

我仔细地听着胡同里过往的脚步声。我能听出我妈的脚步声。她走路发出来的声音很特别，既稳又轻，还夹杂着好听的“沙、沙”的声音。

我一个人孤独地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胡同里不时地传来各种各样的脚步声，可是就是没有妈妈的。

已经快九点了，我妈也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情，还没有回来。我饿得受不了了，翻遍了家里所有的地方，没有找到

一点儿吃的东西。

忽然，我想起了西屋房顶上晾的白薯干。那是我妈前些天放上去的。西屋的房顶很低，紧挨着水管子。我就拿了一盒火柴，学着我妈的样子，踩着水管子爬上了西屋的房顶。房顶上的风更大了，呼呼地卷起阵阵的尘土，扑到我的脸上。我眯眼在房顶上用两只手摸着。我摸呀，摸呀，什么也没有摸到。我心想：“好怪呀！我明明看到我妈把白薯干晾在了上面，怎么就没有了呢？”

我心里纳闷着，掏出了火柴，背着风一根一根地划着。有一根火柴终于让我在风中划着了。就在那根火柴闪亮的一瞬间，我看见西屋的房后是个窄窄的夹道，在那个黑乎乎的夹道里站着好几个呲着牙、咧着血红大嘴的鬼，它们一个个都瞪着闪着蓝光的大眼珠子盯着我。我“哇”地大叫一声，从房顶上跳了下来，跑进了我们住的北屋，把门严严地插上之后，害怕地坐在了床上，眼睛紧紧地盯着黑乎乎的窗户，大气都不敢出，一动也不敢动。

门上的插棍总好像有轻微的声音，好像有人在外边偷偷地拨动，里屋的门帘也好像在微微地颤动，好像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门帘的后边。我的心咚咚地跳着。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家的那所房子好大呀！大得阴森，大得吓人。

我真想哭，真想大声地吼叫，可是不敢，吓得连嘴都张不开了。在这个时候妈妈要能回来该多好呀！我是多么希望妈妈能马上回来呀！

好像过了很久很久——一个世纪，胡同里终于传来了

熟悉的脚步声。可是仔细听，妈妈的脚步声和平常有些不同，在既稳又轻的“沙、沙”中，间或夹杂着轻微的“咯、咯、咯”的声音。

我正在猜测着这是不是妈妈的声音，只听那“沙、沙、咯、咯”的声音进了我家的门道。紧接着，一个戴着头巾的影子映在了黑乎乎的窗户上。

忽然，插着的门被使劲儿拉了一下，我的心猛然一惊，几乎喊出声来。

门插得很紧，没有被拉开。

紧跟着，门又被拉了一下，但这一次拉得很轻。门仍然插得紧紧的。

“当、当”，外边的人敲着门。

在那漆黑的夜里，这“■、■”的敲门声非常可怕，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当、当、当”，又是一阵敲门的声音。

我吓得吱溜一下钻到了床底下，眼睛仍然死死地盯着屋门。

“海儿，快给妈妈开门呀！”

我没有动，我不敢相信敲门的人是我妈妈。我在床底下，屏气仔细地听着。

“海儿，海儿，你干嘛呢？”

这一回我的的确确听清了，是我妈妈的声音。我从床底下冲了出来，飞快地打开了门，还没等我妈站稳，就扑进了她的怀里痛哭起来了。

“海儿，都是妈不好，让你挨饿了，”我妈抚摸着我的头

说，“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

我紧紧地抱着我妈使劲地哭着，眼睛紧盯着没有关严的门。

“海儿，你是不是生病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快，让我摸摸头，看烧不烧。”

我好不容易喘过一口气来，近乎嚎叫地拼着吃奶的劲儿喊出了一声：“鬼——！”

我明显地感觉到，妈妈的身上掠过了一阵颤抖。

“海儿，好孩子，别怕。有妈妈在，你什么也不要怕，妈妈会保护海儿的。”

我清楚地听到，妈妈的话也变了音了。

妈妈紧紧地搂着我，一边说着：“别怕，海儿，不要怕，海儿。”一边将门关严插好。

妈妈扶着我坐到了床上。她摘去了头巾，把冰冷的脸颊贴在了我的脸上。就这样，我在妈妈的怀里呆了很久很久。

忽然，我觉得有一滴冰凉的水珠滴落到了我的脸上。我猛地抬起头来一看，妈妈哭了！

无声的泪水，一串一串地从她那双好看的眼睛里涌了出来，犹如一粒粒晶莹的珍珠，从她圆圆的脸上滚落而下。

“妈妈，您哭了。妈妈，都是海儿不好。”

“海儿，不，是妈妈不好……”

妈妈说完这句话哭得更伤心了。

我和妈妈不知哭了有多久，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妈妈从怀里把我扶了起来，一边用手抹着我脸上的泪水一边

说：

“海儿，饿了吧。今天妈妈有事，下班晚了。妈妈给你买了一个面包，是两毛五一个的。还给你买了五分钱的粉肠呢，快去吃吧。”

我点了点头，从脸盆架上拿了一条毛巾，递给了妈妈。

“海儿，”妈妈忽然说，“你和妈妈一起去把外门插上好吗？”

我惊魂未定，迟疑了一下。

妈妈说：“海儿已经长大了，是男子汉了。男子汉都是有胆量的，走吧！”

我点了点头，依偎着妈妈到了黑乎乎的大门道里，妈妈慌里慌张地插好了大门，回到屋里之后，我吃着面包和粉肠，妈妈很快地看完了我的家庭作业。

妈妈在给我洗脚的时候对我说：“海儿，妈妈和你商量点儿事好吗？”

“您说吧妈妈，这次考试我争取拿双百，至少也都在九十八以上。”

“这个妈妈是知道的。”

“那还有什么事呢？”

“海儿，”妈妈说，“你都十二岁了，不能再和妈妈一个被窝睡觉了……”

“不！妈妈，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海儿听话，总和妈妈一个被窝睡觉是让人笑话的。你问问你的同学，看谁这么大了还和妈妈一个被窝睡觉！”

“那您夜里要用胳膊搂紧我。”

“这也不行，”妈妈说，“从今天起，你要到里屋去睡觉。”

“不行，妈妈！”

“好孩子，得听妈妈的话！”

“妈妈，我就不！我一个人在小里屋里睡觉是会吓死的。”妈妈用擦脚的毛巾认真地给我擦着脚。

“海儿，”妈妈说，“你在哪儿看见的鬼？你是不是上房去啦？”

“我饿了，我去取您晒的白薯干。”

“你看到夹道里的鬼了吗？”

“是。”

“那些鬼是专管不听话的孩子的，”妈妈说这话的时候，表情非常恐怖，让我毛骨悚然。妈妈接着说，“那些鬼专门从妈妈的被窝里抓小孩。凡是长大的小男孩，它们都不允许和妈妈在一张床上睡觉。从今天起，你就在里屋睡，妈妈在外屋看着你，如果鬼来了，妈妈就把它们赶走。”

“妈妈，您不害怕鬼吗？”

妈妈说：“大人是不害怕鬼的，鬼害怕大人。等你长大了，你也不会害怕鬼。我的海儿，快点儿长大吧！”

这天夜里没有一丝月光从窗户里射进来。我睡觉的里屋漆黑一片。外边的风吹得窗户纸“哗哗”地响。我不敢闭上眼睛，我一闭上眼睛就觉得眼前很亮，就觉得小夹道那些面目狰狞的鬼就在我的眼前。我害怕极了，把被子严严实实地蒙在头上，一点儿声音都不敢出，仔细地听着外边的动静。

从我记事的那天起，我一直是和妈妈在一起睡觉的。

直到昨天晚上还是那样。妈妈总是把胖胖的胳膊垫在我的脖子下边，我的脸总是贴在妈妈高高隆起的乳房上。一闻到妈妈身上那股好闻的味儿，我的眼睛就睁不开了。每天都睡都得很香很甜。可是今天怎么也睡不着了。这都怪我自己。妈妈几乎天天都嘱咐我，不让我到房上去。我好后悔呀！如果我不到房上去，夹道里的那些鬼就不会认识我。它们不认识我，自然也就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不听妈妈的话，现在被鬼认识了，再也不能和以前一样香甜地在妈妈的怀抱里睡觉了。离开了妈妈胖胖的胳膊，高高隆起的乳房，和妈妈身上那股好闻的味道，怎么能睡得着呢？

就在我最害怕的时候，忽听“啪哒”一声，妈妈房间的灯亮了。我听到了妈妈穿鞋的声音。

“海儿，睡了吗？”

我不顾一切地掀开了被子，光着身子跑到了外屋，颤抖地扑在了妈妈怀里，非常委屈地哭了起来。

“妈妈我害怕，”我哭着说。

“好孩子，别害怕了，妈妈已经把鬼赶走了。妈妈和海儿一块儿到里屋去睡觉，别哭了好吗？”

“好！妈妈。”

妈妈的怀抱更温暖了，妈妈身上的那股味儿更好闻了。我紧紧地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头枕着妈妈的胳膊，脸紧紧地贴着妈妈高高隆起的乳房。

“海儿，以后你就会慢慢习惯的。”妈妈说着把脸贴在了我的头顶上。

“妈妈，我错了。”我说。

“你做错什么了？”

“我不应该不听您的话到房上去。如果我不上房，夹道里的那些鬼就不会认识我，它们不认识我，我就还能和妈妈在一块儿睡觉。”

妈妈听了我的话，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海儿，快睡觉吧，别瞎想了，明天还要上学呢。”

我静静地躺在妈妈的怀抱中，紧紧地搂着妈妈的脖子，很快就睡着了。

人对强烈地刺激过自己神经的事情，记忆是非常深刻的。不管刺激的结果是幸福还是痛苦，是喜悦还是恐怖，刺激得愈重记忆也就愈深。

那晚在西屋的房顶上，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鬼。

只那短短的一瞬间就让我永生难忘了。

在此之前，我听人讲过很多关于鬼的故事。可鬼究竟是什么东西，长得什么样子，在我的脑子里是不确定的。故事里的鬼最多的是披头散发青面獠牙的；也有总是长着红舌头的，那红舌头的鬼把舌头吐得很长很长，舌尖上还滴滴哒哒地往下滴着鲜红的血，据说这种鬼是“吊死鬼”；还有一种鬼是没有头的，叫作“没头鬼”。讲故事的人说，只要见到了没有脑袋的人就是见了鬼了。有一个故事里讲的鬼是不轻易露出自己的原形的，这种鬼总是偷偷的把人家值钱的东西拿走，或是把人家门上的锁搞坏，把屋里的东西翻个乱七八糟，结果什么东西也没有少。谁的家里如果遇上了这样的事情，谁家就闹鬼了。

这些故事里的鬼被讲述者的语气和表情描述得非常可怕，可是我所看到的鬼要比故事中的鬼可怕一百倍。讲故事的人尽管动用了所有的手法，要把鬼的故事讲述得既生动又可怕，但听故事的人的心理是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的。至少他们知道这是在讲“鬼故事”。而讲故事的人也只能是一点点、一步一步地把可怕的鬼描述出来，这样也会让听故事的人在脑子里慢慢地把鬼勾画出来，所以故事中的鬼是一点一点在你的大脑中出现的，其结果有很大成分是预料之中的。而我见鬼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那些鬼所有可怕的神态，一下子全都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得有多么可怕呀！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家就住在这个小小的独院里。我从来不知道西屋后边会有一个夹道，更没有想到那里住着那么多可怕的恶鬼。

我一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就很害怕，可是愈是害怕还愈是要想。那喷射着蓝光的、圆溜溜的、瞪得大大的眼睛，那一张张血红的大嘴，似乎总是在我的眼前闪动，怎么赶也赶不走。这一天老师讲的课我一点儿都没听进去。

我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了。

我一走进我家的那条小胡同，就会想起夹道中的那群鬼。

放学以后，我背着小书包在胡同口的马路上抽着“汗奸”。胡同口有一盏路灯，昏黄的灯光照着来往的行人。我巴望着来往的行人中有正在往家走的妈妈。在来去匆匆的行人中，看不到妈妈的身影，我的心里非常凄凉和委屈。

我懒洋洋地拿用鞋带绑成的鞭子，一下一下抽打着在地上旋转着的“汉奸”，心中想起了外公和外婆。

妈妈讲的鬼故事

北京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古老城市。小的时候，我家就住在城西的翠玉街上。这条街并不很长，从东到西也不过几百米。在这条街里有很多曲里拐弯的小胡同，我的家就住在这条街南端的一个小胡同里。妈妈说我们住的这个小院儿是外公送给我妈的。那时候我和妈妈每个星期天都要到外公家去过。外公家住在城外的香山脚下，很远，要倒两次车才能到。我们去外公家的时候，要路过白塔寺。从我们的胡同口出来往南走不了多远就是观音庵。站在观音庵胡同口上就能看到白塔寺里那座又高又尖的大白塔。白塔寺里人很多，很热闹，庙会上卖什么的都有。我很爱喝那里的豆汁，妈妈也很爱喝。我们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我和妈妈都要一人喝一大碗豆汁，撑得我的肚子鼓鼓的，总想尿尿。喝完了豆汁，妈妈还要给我买上一大串又酸又甜又脆的糖葫芦。我把糖葫芦高高地举在手上，和妈妈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着，真是好开心呀！现在我想起这些事的时候，心里总是酸酸的，总忍不住要掉下泪来。

我的妈妈很漂亮，比谁的妈妈都漂亮。她的眼睫毛很

长，大大的眼睛总是微笑着。她那两个短短的小辫在肩膀上来回地跳跃，就如同是两只可爱的小松鼠，妈妈很喜欢穿背带裤。那条浅灰色的背带裤特别合体，穿在妈妈身上显得很精神。妈妈穿旗袍更好看，我特别喜欢妈妈穿旗袍的样子。可是妈妈平时不穿旗袍，只是到了外公家里的时候，在外公和外婆的催促下，才脱下那条背带裤，换上外婆举在手中的那件暗红色的旗袍。

外公是个很慈祥的老人。他很爱笑，笑的声音又高。每次我去了，他都会抱起我来哈哈地笑着说：“来，快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的格格给我生的小外孙。”

外婆不爱笑，但很爱说话，嘴总是不闲着，说个没完没了。我也不知道她一会儿东的一会儿西的都说了些什么。外婆说话的时候不紧不慢，声音不高不低，而且手里不耽误干活儿。外婆做的饭很好吃。每次我们去外婆家，她都要做很多好吃的东西。回来的时候还要给我们带上很多。

外公很喜欢养蛐蛐，他有很多的蛐蛐罐。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他贴身揣的那个油光锃亮的小葫芦里，也装着一只吱吱叫的“油葫芦”。

在秋天的时候，有时外公会带着我和妈妈一块儿去抓蛐蛐。妈妈很会抓蛐蛐，她抓蛐蛐很在行。她能够找到蛐蛐的洞。她找到蛐蛐藏身的洞之后，就把用铁丝编的罩子罩在洞口上，然后用铁针轻轻地撬动洞口旁边的土，只见一只很大的蛐蛐很快就蹦到罩子里边去了。妈妈很熟练地用手捂着罩子，然后把蛐蛐装进事先卷好的纸筒里。在这个时候，外公总是哈哈大笑着夸奖妈妈一番。

“哈哈，真棒！我的乖格格没有忘记爸爸教给你的本领。爸爸就爱看你抓蛐蛐。你的动作环环紧扣，干净利索，没有一点儿多余的环节……”

妈妈听着外公的夸奖，笑得也很愉快。

外公总叫妈妈“格格”，叫得很开心，很动听。有时我也学着外公的口气管妈妈叫格格。这时候妈妈就会假装生气地说：“快闭上嘴，格格也是你叫的！”

有一次我问妈妈：“为什么外公叫您格格，您就不生气呢？”

妈妈说：“你外公家是满族人，格格是满族人对女儿的爱称，就和妈妈叫你海儿、叫你宝贝是一样的。”

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外公和外婆先后去世了。妈妈的脸上也失去了一大半笑容。妈妈的脸上虽然少了很多笑容，但她对我更好了。她经常带我去逛公园，看电影，晚上在被窝里给我讲故事。妈妈讲的故事很好听。有小白鬼的房子，小山羊的菜园，有装成外婆骗小孩的大灰狼，还有给老狼出坏主意的狡猾的狐狸……。我每天差不多都是在妈妈的故事中睡着的。

从我在西屋的房顶上看到鬼的那一天起，这样的生活结束了。妈妈的脸上彻底地失去了笑容。她的眉头压得低低的，总是发呆，有时还长长地叹气。我想妈妈肯定是在想外公和外婆。我不敢问妈妈，我怕妈妈更伤心。只是在妈妈坐在床上发呆的时候，凑近妈妈的身边，偎在妈妈的身上。

妈妈在吃完晚饭的时候，总是催我快去睡觉。她总是

这样说：“海儿，快去睡觉吧，鬼快要来了。”

我听了妈妈阴森的语气，再看看妈妈脸上恐怖的表情，就赶快到里屋脱了衣服钻进了被窝，把头蒙得严严地睡觉了。妈妈总是像那一天一样，到半夜的时候进到里屋来，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有时我半夜醒来的时候，发现妈妈在轻轻地抽泣。这时我便把妈妈搂得紧紧的。

过了不久，我家对面的院子里新搬来了一个小女孩。她叫秀子，长得很好看。眼睛大大的，下巴尖尖的，头发卷卷的。胡同里的孩子们给她取了个外号，都叫她洋妞。她家里还有一个两岁的小弟弟，很好玩儿。她的爸爸妈妈都很和气。我到她家去过两次。有一次她爸爸问我：“怎么总看不见你爸爸呀？”

我对他说我的爸爸在新疆工作，妈妈说爸爸明年就可以回来了。洋妞的爸爸听了我的话后连连啧啧地说：“真不容易呀！海儿，你可要听你妈妈的话呀，你妈妈一个人带着你多辛苦呀！”

我点了点头说：“谢谢叔叔阿姨的嘱咐，我一定听妈妈的话。”

洋妞的爸爸又是一阵啧啧连声：“看看人家的女人，多会教育孩子呀，这孩子真有出息！”

后来洋妞天天到我家来玩儿。有洋妞做伴我也就不太害怕了。

妈妈也很喜欢洋妞，夸她长得漂亮，懂礼貌。就这样洋妞和我的妈妈也渐渐地熟了。洋妞很贪玩儿。在我家玩的时间愈来愈长，一来了就不想走，不到她妈妈在胡同里喊